戈壁盐湖不了情 信念浇灌硕果生

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王敏

　　大家好！

　　泰戈尔曾经说“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黑暗之际，感觉到了光明，唱出了歌”。作为一名科研人员，我想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唱一首属于自己的信念之歌。

　　我是青海盐湖研究所王敏。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科研、我的信念，还有我那做了三十年的盐湖梦。

　　我毕业于北京化工大学化工机械专业，现在是青海盐湖所一名研究员，也是柴达木盆地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探索路上的跋涉者之一，担任青海盐湖所学术委员会主任、盐湖资源化学实验室副主任,31年不懈地从事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及产业化研究工作。

　　难忘1986年的初夏，青海盐湖所到我就读的北京化工大学招聘人才，播放了一部关于柴达木盆地的宣传片，即将毕业的我受到极大感染，壮美奇特的风光，丰富重要的资源宝藏，激发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知欲，让我为之倾倒神往。于是，在选择就业志愿时，我五个志愿全都填的是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成为全校轰动一时的焦点人物，受到学校和北京市的表扬。

　　不曾想，就此，我与西部结下难舍情怀，与盐湖成为了终身恋人。对于当初的选择，曾有人问我：毕业时你有很多选择，为什么偏偏选择去了艰苦的西部啊？我不假思索，微笑着说“因为，那里有我的梦！”我心里清楚，朋友所说的那些路，尽管笔直平坦，条件优越，但主角不会是我，并非我梦想栖息的地方。广袤西部，虽然荒凉艰苦，却也不失壮美；盐湖研究，尽管艰辛孤独，但却意义非凡。我相信盐滩戈壁舞台广阔，事业有意义，惟愿这个世界因为有自己的努力能有哪怕一丁点的改变，也不负此生。

　　中国的锂储量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可直到20世纪末，中国的锂盐消费市场一直被国外垄断，就是因为盐湖里镁的含量高，锂的含量低，高镁锂比的镁锂分离是一个世界性技术难题。 1998年，我加入到青海盐湖所的提锂产业化团队，进驻当时的“无人区”柴达木盆地东台吉乃尔盐湖，和团队成员一起努力攻克这一世界难题，也开始了我的野外工作生涯。

　　“天上无飞鸟，地下不长草，一日有四季，风吹盐沙跑”，这是人们对青海柴达木盆地地理气候环境的生动概括。话虽如是，但未曾真正涉足柴达木的人，依然很难真正领略其苦涩神韵。柴达木盆地本属无人区，方圆几百公里人迹寥寥，直到盐湖产业化基地的诞生和中国天然气总公司气田建设的开启，沉睡数亿年的柴达木腹地才算真正有了些“人气”。在那里，工作条件之艰苦、气候环境之恶劣，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作为一名女性，我深知这样的工作、生活环境意味着什么。

　　在踏上东台盐湖的那一刻，我知道自己将注定与那里的沙漠、盐碱和黄土为伴。我告诉自己：柴达木盆地，是盐湖资源开发及利用研究的宝库，我这棵小苗，要想茁壮成长为一棵大树，必须要深深扎根于此，在坚守中，在忍耐中，默默汲取她的养分。

　　当时的东台盐湖完全是个待开发的处女地，气候条件和工作环境极其恶劣，水、电、气等基本生活所需无法得到保障。昼夜温差大，冬季夜间可低至零下28℃，夏季白天能高达近40℃；不仅缺氧，更没有通讯，就连餐饮都很困难，生活用水、蔬菜、水果要从300公里之外的格尔木去拉，且要保证满足一月之需。当都市里的人们，为食而无味犯愁，为夜不能寐困恼时，在柴达木盆地，人们能喝口清洁的水已是莫大的幸福。有一次，一只硕大的盐鼠掉入储水罐，不知情的我们喝完水才发现那只老鼠泡得连毛都没了。当时团队里与我们一起喝腐烂盐鼠水，吃“盐鼠风味”饭的，还有几个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也许，有人听了后觉着恶心，但我告诉大家，在那样的处境中，人，会不自觉放低自己的身段。我们无视环境的恶劣，却注重彼此的取暖，大家远离亲人和家庭，团队成员就是一家人，我们的友谊和感情得到凝聚升华，我们笃信事业有益，默默奉献青春，长期坚守砥砺科研，忍受着风寒日晒和孤独寂寞的痛苦，也独享了戈壁的风光万千。在这样的环境中，我犹如一介苦行僧，踽踽前行，不少同学和朋友，也一度包括自己的家人甚为不解。我自己也不由得多次思考过，追问过，但我却从没有后悔过。时至今日，我坦然觉得无悔初心，信念愈发感到坚定。细想来，那些走的最匆忙、最劳累、最艰难的岁月，却也正是我人生记忆中最充实、最美好、最难忘的时光。

　　为了收集基础数据，我和团队成员无数次翻越海拔4000米左右的橡皮山，穿越广袤的戈壁沙漠，风餐露宿，为盐湖资源开发利用提供第一手资料和重要参数。层层淘沙始见金，信念浇灌始见成。在经历和战胜种种艰难曲折后，柴达木盆地的盐湖资源开发利用结出了累累硕果，为我国的盐湖资源的综合开发和利用提供了技术基础。2001年11月，原国家计委批复了“青海盐湖提锂及资源综合利用”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项目——年产3000吨碳酸锂、25000吨硫酸钾和2500吨硼酸 ，标志着青海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2002年11月8日，项目主体工程在格尔木市东台吉乃尔盐湖正式开工。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的我经常带病工作，大量协调组织工作需要做，往返奔波于一千公里的路途上，有时，说心里话，我确实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累。坦率讲，与当年的同学们聊起时，我也会自我质疑，无言以对。她们在家相夫教子，外出穿着光鲜，时不时去美容院做个“SPA”,确实显得日子很滋润。而我，常年与风沙同行，与寂寥为伴，我到底图个啥？然而，当想到课题的进展和大家对突破的期盼，当想到自己当年义无反顾五个相同志愿的选择初心，当想到组织的支持和同志们的期待，自己的彷徨犹豫即刻随风消散。我对自己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幸福不就是主观个人的体验嘛？就如刚才讲的那罐盐鼠水的小插曲，虽成了一生的笑谈趣事，但那段艰苦日子里修成的梦寐以求的创新成果更让我们难忘，我们是苦中有乐。相比之下，有人虽然貌似优雅地品茗啜茶，但也许面带忧色，眉挂愁容。我想二者的区别，正在于信念与取向。是心中对于挚爱事业的强烈信念鼓励支撑着我累并快乐地行进在不断跋涉的路上。。

　　记得有一年，东台产业化项目正在建设，现场查看设备安装情况时，我脚下一滑摔了下来，重重地落在了土堆上。时值午休，周围没有人，我痛得说不出来话，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在原地，过了半个多小时，我才慢慢地爬起来，但项目建设人手缺，时间紧，我不得不忍着剧痛在现场硬是坚持了一个月，之后才坐车回格尔木进行拍片、治疗。

　　项目建设的非常时期，我把刚出生不久孩子托付给父母便又投入到了工作中去。初为人母，对嗷嗷待哺孩子的那份牵挂，我想做母亲的朋友们最是体会深切。那时，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周末去镇上电话亭前排队给家人打电话。工作中，再苦再累我没有掉过眼泪，可是一听到电话那头家人的叮咛与关心，听到孩子的咿呀声，我再也做不到坚强，眼泪夺眶而出。这些年来，总感觉亏欠孩子和父母太多太多。记得有一年，我在东台赶项目进度连续5个月没有回家，而孩子出水痘我却全然不知，家人为了让我安心工作没告诉我实情。当我事后得知，看着孩子在我怀中甜蜜入睡的样子，我泣不成声。当她生病最需要母亲的呵护时，我却不在身边。在她幼小的心灵里，该是如何看待我这个母亲啊？！我与其他的女儿妻子母亲一样，视家庭责任为“天职”。但是我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和家人聚少离多，幸运而欣慰的是，父母和爱人给予了我无限理解和支持，他们知道，事业带给我的是另一种充实感和幸福感，如果为了家庭而舍弃了心爱的事业，我同样不能忍受。就这样，在遗憾与现实之间，我坚持着我的执着，坚持着我的事业；同时，也继续着我的无奈，继续着对于家庭的亏欠。但是现在，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尽量多地回家和家人团聚，履行自己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应尽之责，尽量弥补心中的遗憾。

　　盐湖提锂及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在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后，终于在2007年底全面建成投产，整个碳酸锂提取工艺的完成，填补了该领域世界空白。自此，高镁锂比盐湖卤水提锂技术实现产业化生产，标志着青海在高镁锂比盐湖提锂和盐湖资源综合利用产业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我和同事们为此真正感受到了人生的价值，团队的力量，坚守的意义。

　　同志们选我担任了所党委委员和实验室党支部书记。我认为，对于偏远地区艰苦条件下主要依托团队开展盐湖资源开发利用研究工作，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至关重要。我日常工作的目标就是带头工作，凝聚力量，多出成绩。

　　我常对年轻同事和研究生讲起我的悠悠“盐湖梦”，抒发难舍“盐湖情”，他们倒也不嫌我啰嗦，对我和团队伙伴们的故事饶有兴致，对我们的坚守和付出由衷敬佩。我想，最好的教育，莫过于引领他们积极前行，莫过于教会他们执着坚守，莫过于鼓舞他们找准人生坐标。

　　我是幸运的，能够做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我更是幸福的，所做的一点工作得到了组织和同志们的认可，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2010年，我获得青海省省级先进个人“巾帼建功”标兵称号；2011年，完成的《青海高镁锂比盐湖提锂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16年我的团队获中科院科促奖。

　　浩瀚无际的盐湖放飞了我们的青春和理想。通过我们几代人的努力，盐湖资源开发的技术水平大幅度提升，盐湖产业更加绿色、环保地不断发展、壮大，我收获了切实的喜悦和幸福。

　　法拉第有句名言：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科学事业。作为科研人员，探索创新就是我们的生命真谛，科技报国就是我们的理想宏愿。今后，我仍然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属于我的人生舞台上倾情演绎自己的无悔人生。

　　谢谢大家！